

鮑氏國策

三





鮑氏國策齊卷第四

縉雲鮑

彪校注

齊

東有菑川東萊邨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有濟南平原西

威王

田齊桓公二十一年元年

濮上之事

此東郡濮水之上實衛地

贅子死章子走

皆以名子之猶嬰子文子

章匡

盼子謂齊王曰

田盼也威王言使守高唐者此齊將

不如易餘糧於宋

易

與之宋王

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

信固

是以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可

其可責

不償因以為辭攻之亦可

盼子威王臣威自九年

死蓋九年前也

國策齊四

邯鄲之難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趙求救於齊田侯召

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鄒子

名昭也二十一年

魏成

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弗救則我不利

我

田侯曰何哉對曰

補二字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

利哉田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

以軍法陳之於

此段干綸曰臣之求利且不利者非此也

且猶夫

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

兩國不戰故

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

襄陵屬河東魏邑

邯鄲拔

而承魏之敝

承言繼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

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

破之桂陵

諸注止

齊記有去二十六年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

交和而舍

孫子兩軍相對曰交和楚記注軍門曰和

使者數相往來章

子為變其徽章

徽幟也以其絳帛着於背章其別也

以雜秦軍候者

言齊者章子以齊入秦

威王不應頃衍之

間候者

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

如猶

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

將而擊之

廢謂

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

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

元作

西藩之臣

按威王與秦獻公孝公同時齊雖強而秦不弱此語未詳

而謝於齊

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

其母

得罪其父

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

棧為棚

吾使

衍者

章子

國策齊四

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

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

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

未命

夫不得父之教而更

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

彪謂君父命也雖無父命而以君命更葬何損

於義凡章子之孝皆過所謂過孝

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

臣欺生君哉

彪謂周襄齊威不世之主也列子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賜我其罪

我又將以人之言故夫人君於其臣欲其不自知之也

以三告而

威王之於章子有焉夫如是雖百市虎不搯也豈

楚將伐齊魯親之

親楚齊王患之張丐曰

齊人疑

臣請

令魯中立

於兩國之間

乃為齊見魯君

康魯君曰

齊王懼乎曰非臣所知也臣來弔足下魯君曰可



弔乎曰君之謀過矣君不與勝者而與不勝者

未敗而云然蓋楚有勝齊之勢楚雖勝士卒多何死魯合齊以兩國繫之楚必敗故言其不勝

故也魯君曰子以齊楚為孰勝哉對曰鬼且不知

也然則子何以弔寡人曰齊楚之權敵也不用有

魯與無魯足下豈如全眾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

勝齊其良士選卒材武見必殪殪死其餘兵足以

待天下齊為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眾合

戰勝後合合敗者也勝者雖合之不必見德今以全眾合敗者彼勝者既士卒多死可勝也

敗者因此其為德也亦大矣德敗者其見恩德也亦

甚大矣德敗者魯君以為然乃退師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開齊謂鄒

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

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

言師不直而敗 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

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

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

勝聲威天下天下畏欲為大事反齊而王亦吉否卜者

出田忌因令人捕捕取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

前田忌遂走齊記三十五年有彪謂齊威賢王也其知章子察阿即墨大夫明矣獨於

是失之然忌之走亦非威王謹之也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兒咲麗咲徒結切日側也故有光艷意又疑作侯

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



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  
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妻曰吾孰與徐公  
美妻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曰且明客從外來與  
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  
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  
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  
也私猶妻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  
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  
臣之妻私臣臣之妻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  
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  
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

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  
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  
者受中賞能諂議於市朝間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今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  
進進諫者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  
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坐朝廷之上  
待兵也彪謂鄰忌嘗以詐走田忌則其人亦傾險士耳唯此言者萬世之言也

宣王

威王二十七年

己卯

南梁之難魯國蕃縣有南梁水此二年魏伐趙韓氏  
請救於齊田侯韓氏共擊魏趙不利敗於南梁  
晚救之便張巧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下



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我

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

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愬告我因

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承繼其後也則國可重利

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

告者許也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

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

田嬰北面而朝田侯齊記有為兩章一為桓公臣

策則幸中矣非仁義舉也孟子曰行

田忌為齊將此二年復位係梁太子申禽龐涓魏將孫子也

齊人武之孫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為大事乎田忌

國策齊四

曰奈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敝於

先罷疲同彼謂齊軍已與弱守於主弱弱卒也

使齊不疑也主主者循軼之途也軼轍同車迹也

地缺蓋齊險隘相循耳鎗擊摩車而相過狹車密故相擊相摩

使彼罷敝先弱守於主必一而當十得地故十而當

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在太山博左濟右天唐

蓋盼子所守所軍重踵高宛重輜重也後志使輕

車銳騎衝雍門始皇紀注若是則齊君可正正猶

而成侯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於齊矣田忌不

聽果不入齊彪謂臆非武流也武雖運奇用說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



復於齊

復猶返

杜赫曰臣請為留楚

為留謂楚王田於楚

威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

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

鄒忌必補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

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言此示不為此用二忌

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

仕王

宣王不說晏首齊貴而

仕人寡王說之鄒忌謂宣王曰忌聞以為有一子

之孝不如有五子之孝今首之所進仕者以幾何

人宣王因以晏首壅塞之言其不薦達人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

徐州後志魯之薛大國時曰徐欲逐

嬰子於齊

逐使齊逐之田嬰時未

嬰子恐張丑齊人

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

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不與善而用申縛申

縛者大臣弗補與不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

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

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楚記七年有

權之難

後志南郡編注闢緝以權叛又當陽注縣東

戰於楚境燕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冉傳言自王

策為文公時出兵助燕擊齊薛公嬰時未封後人稱

則此役文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之耳嬰傳言自威

王時使魏處之趙謂李向趙人曰君助燕擊齊齊必

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



為燕東兵東猶飲燕齊和為燕取地也取齊地故為君計

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趙之助燕不力故緩必復與

燕戰戰而勝兵罷敝罷疲同趙可取唐曲逆曲逆言二國戰不

暇北顧趙可以其間取中山也戰而不勝命懸於趙懸繫也然則吾中立

吾五趙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割割齊地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蘇秦為趙合從趙肅侯十七年此當十年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

有琅邪徐州郡西有清河冀州郡北有渤海幽州郡此所謂四

塞之國也言四方皆有險固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

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管仲軍令始於五家為軌疾如錐矢錐銳也

戰如雷電其威大也解如風雨言疾也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

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屬齊郡七萬戶臣竊度之下

國策卷四

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

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笙也

六鼓瑟似琴二擊筑以竹曲五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躡

鞠者劉向別錄楚鞠黃帝作蓋因臨淄之途車轂元作聲

擊人肩摩連袂成幃幃屬在旁者舉袂成幕袂袖也揮汗成雨

家訖而富厚也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

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

所以補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

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

折折猶敗以弱敵強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

後是故元作後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



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倍言二國在其後至衛元

陽晉之道魏襄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張儀傳劫衛取陽晉注皆不地蓋衛地時

屬魏徑亢父之險屬東車不得方軌爾雅方舟併兩也軌

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

雖欲深入則狼顧驚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

疑虛喝元作獨恫痛也言疑之甚集韻喝呵也高躍而不敢進則秦

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

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

強國之實臣故元作願大王之少留計留意齊王

曰寡人不敏此敏謂猶明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

之詔告也敬奉社稷以從凡蘇張從橫之說本傳皆有此在說燕趙韓魏後

國策卷四

八

詩

淳于髡齊人見滑稽傳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

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此謂肩相次也

有一猶為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

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

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薪桔梗於

沮澤二草山生而沮水也故求不可得孟子注則累世不

得一焉及之罍黍地缺疑為負黍蓋此梁父之陰

梁父在泰山則却車而載耳却却同言多夫物各

有疇耕治之田禾所聚也故為類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

髡若挹水於河猶而取火於燧也夫燧也髡將復

見之豈特七士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元作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

疾犬也東郭逡者逡魏同狡兔也集韻公

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

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

勸之苦而擅其功擅者無與爭也今齊魏又相持以頓其

兵頓亦勞弊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

功齊王懼謝將休士謝辭去之言不用也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

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匹文毛色成文馬四足

為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

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魏策馬陵之敗魏請臣畜朝齊楚至怒伐齊則此所

國策齊四

九

三端

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言楚將因齊名醜兵勞而伐之

而實危有魏伐之危也為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

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

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

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為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

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伐魏不便魏所欲也

而髡止之故魏刺之雖刺髡而若誠不便魏雖封

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

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元在魏策

齊宣王見顏觸集韻音觸引呂曰觸前觸亦曰王前

春秋齊有顏觸



並使之即已宣王不說左右曰主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

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

為趨士趨就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

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

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

壟五十步而樵採者魯展禽字季食采柳下亦云居之壟其冢埒秦伐齊先徑魯故

云死不赦今日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

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

說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鐘

一石百斤萬石簠鍾鼓天下之士皆為役處投為之使辯

智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元作萬物

國策卷四

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

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五鄰為鄙郊外監門閭

里閭在鄉里有門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

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

之力也言能貴士故德厚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

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

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昔諸侯多由得策也今失策故誅滅而寡

得策貴士也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

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不得其實

而先作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慢驕奢則凶必

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削地也無德而望其



福者約也約窮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言禍辱隨之

捨故曰矜功不立言徒有矜大好好功不立虛願不至

不求不為而欲得之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

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九官舜有七友續陶方回

東不嘗秦不虛靈甫禹有五丞楚辭八師三后外

湯有三輔商書伊旭二相外有謂自古及今而能

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亟猶

不愧下學學於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

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元並者形之

君也無形謂約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

下通其流至聖字人明學明學學之明者言上何

國文卷四

七

言

不言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

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

夫猶言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

豈非下人以下身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

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

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

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細人王願請

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牛羊豕

年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皆美顏觸去曰夫

玉生於山制則破焉制裁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

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遂猶



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晚言飢而食也其美比於

食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真正以自虞虞

同樂制言者王也言謂命令盡忠直言者觸之言要道

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衍而

辭去君子補二曰觸知足矣歸真補反璞則終身

不辱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

謁者掌賓贊受事延引也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

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使

其至寡人請從就之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

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

國策齊四

三

許

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所聞如斗生於亂世事亂君

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

昔先君桓公此桓公也雖非田氏之先所好者五補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元作籍籍土地人履之

立為太伯二伯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

守齊國唯恐夫耘之耘失也春秋焉能有四焉王

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

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

士而元作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

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驂耳字書不說騏驎不載

不言良馬騏驎比也騏驎耳八駿之一王之補駟已



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

無毛嬙西施莊小疏毛嬙越王嬖妾西施越女吳王姬王宮已充矣王

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

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

穀也穀細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

左右便辟便順其所好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

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

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

官齊國大治彪謂王斗之義無所出門求見自卑甚矣而後以趨見於咫尺之間以為

高此孟子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者也抑其陳誼訐而不切獨所謂學教者可知耳然不差

魏牟之言之慈而魁為序舍牟而取斗焉牟之言出於斗也

國策齊四 三

齊人見田駢齊人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官設者虛假之辭

而願為役給為駢使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

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

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

畢猶已言過今先生設為不官訾養千鍾訾資同於嫁已矣

養也昭三年注四豆為區自四以登至於金十徒則鍾又與氏注四斤為豆則鍾凡六斛四斗也徒

百人徒從者不官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謝之

管燕齊人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

乎而辭也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連連心連

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

不得饜飽也而君鶩鶩有餘食鶩舒下宮糶羅紉下



後宮下列糶雜紉素也曳綺縠綺文縐而士不得以爲緣緣衣純

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閔王宣王四十六年六年戊戌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楚懷六年移兵而

攻齊陳軫爲齊王行使字史言軫爲齊見陽見昭陽

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

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

於此者何也問此外復曰唯令尹耳楚相陳軫曰

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

有祠者祠春祭賜其舍人始皇紀注主卮酒卮內小

國策齊四

卮罍也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

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

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

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

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

殺將得八城不弱兵言恃其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

是爲名亦元作居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

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言身死後爵歸於國故史言爵奪

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楚記司彪謂此象雖其指

爲齊亦持勝之善

秦攻趙趙令樓緩以五城求講於秦而與之伐齊



王恐因使人以十城求講於秦樓子恐因以上黨  
二十四縣許秦王惠趙足趙皆凡趙皆之齊謂齊王曰  
王欲秦趙之解乎不如從合於趙趙必封秦皆秦  
則齊無患矣

齊將封田嬰於薛定封在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

齊王有輟志集韻輟公孫開曰封之成與不非在

齊也又將在楚閉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於

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開為謂楚王曰魯宋

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

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

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彪謂此說不可

國策齊四

雖得薛不決裂於外猶齊地耳齊薛為一  
如穰侯應侯之於秦也何弱小乎其初哉

靖郭君田嬰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

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

請烹所謂鼎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

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言此言外客曰鄙臣不敢

以死為戲君曰亡亡無此也更言之對曰君不聞

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集韻蕩放

肆則螻蟻得意焉螻蟻蝓一曰螿天今夫齊亦君

之水也君長齊雄長莫以薛為夫齊雖薛之城

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謂齊王曰五官之計曲禮司徒司空



事之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王曰說吾而厭之汝

凡說我則不得自厭故以委之今與靖郭君計以五官之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人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疵病也

門人弗說士尉齊人以証靖郭君証諫靖郭君不聽

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嬰子又竊以諫竊猶私靖郭君

大怒曰刻而類集韻刻剪也以剪草破吾家苟可

慊齊貌辨者集韻慊慊也吾無辭為之言有可滿貌辨之意雖家族破

滅猶為之於是舍之上舍猶甲第令長子御之集韻御侍

也旦暮進食數年宣元作威王薨閔元作宣王立

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

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

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

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

貌辨見閔王曰子元作靖郭君之所聽愛夫愛而聽用

其言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

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過謂

過人豕多反視若是者信反始信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

嬰嬰子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

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室於薛昭陽請

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

於先王封嬰於薛閔王也而宣王有指封雖惡於後王

於先王於先王蓋宣王有指封雖惡於後王

於先王於先王蓋宣王有指封雖惡於後王



獨謂先王何言無以告於先王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

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閔王太

息長出氣也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巨此乎

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

辨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先時所賜

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

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猶強

固不得三日而聽其王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

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為沮集韻沮止也此齊

貌辨之所以外生無所為也樂慮趣難者也謂

知人之難貴於知其心齊人曰辨之為人多矣其迹也靖郭君獨深善之不可奪知其心也士為

國策卷之四

十一

所以已者死此辨所以不求生與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

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

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遞言其更相伐不足以立功名適

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

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罷疲同而兩歸其

國於秦兩被我也此臣之所以為東山之患天下為秦

相割以割肉喻其相伐秦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煮也秦

曾不出薪喻秦無所事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

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

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反主必死辱辱於



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戰死者多也而齊民獨

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

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絳屬河東秦得絳安邑以

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補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舉言

得其地南面而孤楚韓梁三國在秦之南孤謂稱孤以臣之北向而

孤燕趙絕句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

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

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

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精難三晉怒

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

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

國策齊四

六

李仁

晉秦惠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此六年

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儀復相時齊王曰韓吾與

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

如聽之子噲燕王與子之國之燕相百姓不戴諸侯弗

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我我齊

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

與秦戰楚趙果遽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

十日而舉燕國燕噲七年此十年

張儀為秦連橫儀傳連橫在鄭袖出儀後論是說韓齊趙卒說燕歸報而惠王死則此當

秦十四年說補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

父兄殷眾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



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

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眾兵強

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

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也此相親周相與論語意異莫不以

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

隨其後魯戰勝齊史傳不書雖有勝名而有亡之

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

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史不書說文河漳出

入清漳清漳出沾山大要谷入河南漳出南郡再戰而再勝絕秦戰於番

吾之下不書蘇秦傳注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

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

國策齊四

二十九

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

昆弟之國儀說懷王亦云然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

甌池屬弘農割河間以事秦據此則說趙大王不事

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悉悉起其兵河關屬

金城史作清河是也指博關蘇秦傳注齊威六年晉伐齊至博陵東郡有博平以為博關今

按泰山有博亦近齊也臨菑即墨屬膠東國非王之有也國一日

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

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

長利今大客禮大行人掌儀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

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三百也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白儀事



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

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儀齊所惡也

而秦任之故齊以此責秦

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

王曰奈何曰為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

言有兵

然後

王可以多割地

割諸侯地

今齊王甚憎

衍張字

儀儀之所

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

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

連謂不解

不能相去王以

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

必出

周有先周宗社禮器諸侯所不備今必出以賂秦

挾天子按圖籍此王

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

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

其舍人馮喜之楚藉使之齊齊楚之事已畢

事使

國策卷四

二十一

徐仁

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

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

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

因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

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

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齊之兵

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

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

業也秦王以為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而

果伐之是王內自罷

疲音勞師故

而伐與國廣鄰敵以

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



善乃止

儀傳有彪謂此計之必售策之必行者也

不為者若譽南后以取金欺商於以賣楚皆可也唯此為文無害儀亦明年死矣宜其言之善與

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

本宋地見陳

而不勝張儀

謂梁王哀不用臣言以危國梁王因相儀

魏九年

年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犀首欲敗

謂衛君

君嗣曰過衛行非有怨於儀值所以為國者不同耳

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

秋之祝明日張子行犀首送之至於齊疆齊王聞

之怒於儀曰行也吾讎

與儀鬻吾國矣遂不聽言

國策齊四

王

吳志

同群哉此在儀術中而不悟是以此知儀之疎也

楚王死

懷太子在齊質楚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

十年懷王入秦秦留之明年項襄蘇子並同秦死

至是二十年矣謂薛公文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

市其下東國

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

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

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

三國共立之

得也蘇子之事

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



楚益入地可以為楚王走太子可以忠太子使之

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

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此二子

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

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補太子者以市下東

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

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義不薛公曰善為之奈

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

成得猶與也齊求地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

之故曰可以請行也此七字元作汪字此謂楚王

以為懷王則上言已死以為項襄外無在王未詳曰齊

國策卷四

三

七

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

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

倍多於前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

曰可以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

也薛公曰奈何請告太子其故請告蘇子辭也告

使太子謁之君君薛公也使太子以忠太子使楚

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

曰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

其地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去太子

太子曰善倍楚之割而延齊延長行也楚王聞

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



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所以敢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太子權王也。權者輕重

在所故臣能去太子。使人去齊太子去齊無辭，必不信於

王也。多割王因馳強齊而為交。馳往齊辭。齊之說必聽

王。然則是王去讎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

國因。因蘇子交齊故曰：可以為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

太子曰：夫割楚者王也。割斷齊也猶制以空名市者，太子

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矣。功謂入地楚交

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乃約

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請

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為君

國黃齊四  
〇二三

也。且以便楚也。太子去楚之便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

割楚以滅迹也。沒其使楚之迹今勸太子去。補者又蘇子

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為君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

故曰：可以使使人惡蘇子於薛公也。又使人謂楚王

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奉王而代立楚太

子者。伐太子立為王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因為之約齊。又蘇

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入惡蘇子於

薛公之，以其為齊薄而為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

王曰：謹受命。因封蘇子為武貞君。封以美名非邑故曰：可

以為蘇子請封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

所以重於天下者，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



今蘇子天下之辯士也世與少有者如之君因不

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夫不善

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於猶今蘇子善

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為讎也此亦非薛

楚王立未能自定安能難齊哉故彪於楚宋謂蘇子以此策干薛公不見用世猶載其語也故

君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

善蘇子故曰可以為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按此則懷

王死楚立新王太子卒不得立而頃襄非太子也史不謂然故其書東國之事亦略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言其親幸薛公欲知王所欲

立乃獻七珥珥也所美其一明日親美珥所在勸

王立為夫人

國策齊四

四十四

毛端

孟嘗君將入秦傳言秦昭王聞其止者千數而弗聽

蘇代元作秦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

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

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

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淄水出秦有土

偶人偶相人也與桃梗集韻梗略也荒也此蓋枯

度索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上有二神人曰余與雷雷主治害鬼

故使世人刻桃畫其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

西岸之士也挺子以為人挺拔也拔至歲八月降

雨下降大雨自上下淄水至則汝殘矣殘敗也土偶

曰不然吾西岸之士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



之挑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

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如其所在今秦四塞之

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

君乃止傳

孟嘗君在薛史言文代立在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

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補令人體貌有禮而郊

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

得矣言且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以使事

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言其而薛亦不量

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

清廟詩注祭有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

國策齊四

〇三五

詩

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譖集韻先君

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此善書者謂也

而功顛倒之望拜之謁言望而拜之雖得則薄

矣言它人請謁雖有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方以

人之急也言應若自在隘窘之中隘險豈用強力哉

孟嘗君奉夏侯章齊以四馬百人之食言饗遇之甚

權夏侯章每言未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

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言事之厚董之

繁齊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

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

然吾毀之以為之也君所以得為長者賢有容之



為其母以吾毀之也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待元  
不長者持言也彪謂君子所以報知我者亦多術矣豈必  
持言也毀之而後為焉之哉此其說有似侯嬴而  
不及贏非正詛也

孟嘗君讌坐讌合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

闕者也一人曰嘗天下之主嘗不稱意也言孟嘗

有侵君者之侵陵臣請以臣之血湔其衽湔同集

田瞽曰車軼之所能至軼轍請掩足下之短衍者

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與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

有言欲如使而弗及也若有使之滕元作霄元作

書無之亦可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

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與粹若魏文侯之有田子

國策卷之四

三十九

言

方段干木也二人人文此臣之所為君取矣求以此

取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夫入媵之

下十或以問孟嘗君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

愛者亦甚不義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

人之情也其錯之錯措勿言也居暮年君召愛夫

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

公又弗欲衛君君與文布衣交言交於請具車馬

皮幣皮羔狐之屬宗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補

字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

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



欺君欺者已不肖而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

殺馬欺其血又壓羊殺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

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

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

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言或以

不肖輒以頸血湔足下衿也交衽衛君乃止齊人聞之

曰孟嘗君可語言可與語善為事矣轉禍為功彪謂周

消亡以若孟嘗者為能愛士愛則愛矣然非禮之

愛也以若舍人者為能強爭強則強矣然亦非義

也之強也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齊人謂孟嘗君

曰猿獼猴錯木言自置據水則不若魚鼈據猶處

國策齊四。五七

字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齊之奮三尺

之劍一軍不能當魯記莊公與齊桓公會柯沫使

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耨與農人居壠畝之

中隴田則不若農夫故物捨其所長之其所短猶

於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

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

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言黨友以此士見而來害相

報者棄逐者必之它國自彼來豈非世之立教首

也哉言後人視孟嘗君曰善乃弗逐彪謂仲連立

中有

孟嘗君出行國相按行之行兼至楚獻象牀象齒郢之



登徒

楚官也好色賦登徒子注以爲姓非

直使送之

直猶

不欲行

孟嘗君門人公孫成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

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

漂飄同言其細若飛髮

賣妻子

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

之公孫成補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

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成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

何哉公孫成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

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

士

才出萬人曰桀皆以國事累君

累猶護護之以說

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

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成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

國策齊四

孫成趨而去未出至中閭

特也之戶

君召而返之

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足之高志之揚

也公孫成曰臣有大喜三寶之寶劍一

重言三喜外復有此

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成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

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

過臣三喜輸象牀

輸亦送也

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成以

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成曰未敢

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

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彪謂孟嘗君於是能立德矣吾知欲止吾過而已彼

得實於我庸何傷日諫者士之所難因得實而推折之後孰敢輕矣過聞乎吾哉

齊人有馮煖

文作驩並

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言



嘗君屬囑同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

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

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草不精也居有頃

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與劍俱去也欲食無

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

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

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之客於是

乘其車揭其劍集韻揭舉也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

待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

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

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

國策齊四

二十一

詩

使之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記疏問門

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

責債同集韻通財也馮煖署曰能以孟嘗君怪之曰此誰

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

果有能也言果則孟嘗固意其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

之謝曰文倦於是是國事憤於憂憤同憤亂也而

性憊愚憊當作憊集韻弱也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罪得

於煖自我啓之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

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券亦契契別書之以力判

其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

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



券徧合赴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來聽命矯命孟祝

矯託也託言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孟祝

也嘗長驅到齊行不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

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

市而反孟嘗問也馮煖曰君去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

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

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

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

也循摩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

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

說曰諾先生休矣休息也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

國策齊四

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

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終元作日孟嘗君

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

曰狡兔有三窟僅元作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

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

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元作王昭曰齊放

其大臣孟嘗君此非當時所稱追書云爾於諸侯諸侯先迎之

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

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

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

夫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



恐懼遣太傅本周官也賈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文

繪也服劔一王所自佩者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

被於宗廟之崇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

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集韻

統攝也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

於薛前自靖郭時既立廟矣今又請立則所謂宗廟非一王也廟成還報孟嘗

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

十年無纖介之禍者介獨也獨則不眾故為微馮

煖之計也孟嘗傳有彪謂能者客之入孰不能容無能者孟嘗於是為不可幾也煖之市

義賢矣而為之營窟則亦聲利之客耳嗟乎氣俗之移人莫覺寤也以煖之賢而不能自擢於眾泥

不賢者乎

國策齊四

三十一

詳說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此三十年孟嘗奔薛此言復反傳言王召之因謝病老於

薛與譚拾子齊人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

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子

借以殺之為憚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

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

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

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

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所求者存故往趨之

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牒也書

所怨人削去之不敢以為言馮驩傳略同以此策及驪傳攷之蓋反而後

也病也



蘇子元作秦史自燕之齊此三十二年見於章華南門史

東門注齊都賦注少城齊王曰嘻集韻有所子之

來也秦使魏冉致帝於齊帝號子以為何如對曰王

之問臣也卒與粹而患之所從往者微患在後故

從來異也今今不聽是恨秦也違秦秦聽之是恨

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為元作秦善為猶勿庸稱也庸

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

事帝名為無傷也雖稱有先後秦稱之而天下不

聽王因勿稱字行其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齊記三

有慮謂此策自為智則明為

蘇子元作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

國策齊四

二十二

齊策

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蘇子則天下愛齊

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亦問約伐

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補此對曰夫約

然然其伐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

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

願王明擇帝以就天下倍約償秦倍背同償償勿

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

汝南穎有淮北淮水之北淮則楚之東國危有濟

西莊十八則趙之河東危趙河之東有陰平陸

陰屬南陽後志則梁門不啓大梁故釋帝而貳之

以伐宋之事貳不與秦合也秦則國重而名尊

約伐趙一而此代宋



楚以刑服刑猶威也言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

舉也敬秦以為名非實之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

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齊記與上章為一

一欲聽秦此章決欲償之非

蘇子秦元作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

下為先天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結與國而伐人

也故不與夫後起者藉也藉書有所也而遠怨者時也

得其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

事之後起者藉之所在也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

物之率也猶率帥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

藉倍時勢倍皆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

國策齊四

三三

博物志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此二劍吳非得

人力則不能割剡矣剡利也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

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銛利也而劍非不利也

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

車舍人主車者不休傳傳驛遽也衛國城割平言城

地求成也衛八門土以土塞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

形也衛君跣行告遯於魏遯想魏王身被甲底劍

砥也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驚亂也河山之間亂

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

郭中牟屬河南趙獻侯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

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敬侯四年



衛五年齊魏為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

衛州屬出梁門軍舍林中魏記注宛馬飲於大河

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屬河燒棘蒲元作溝下同

侯六年借兵楚取魏棘蒲不注宣二年注墜黃城

大棘在陳留襄邑南蒲南蒲蒲坂也謂此陳留外黃是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

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

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

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罷疲同音下同

樂與衆為怨事敗而好鞠之鞠窮也言遂事兵弱而憎下人也

字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長益行此六者

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

國策卷第四

三十四

毛端

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從謂後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

為人挫強不以兵為敵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

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行秦楚也戰非

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然而天下獨

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是楚懷二

二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

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詳未此十國者皆

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

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

欲為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

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可



伐亦不可輕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人多則是元作

以衆強敵元作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

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攘猶

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元作僅靜而

寡信諸侯信猶恃也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

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元作積朽腐

而不用幣帛矯蠹矯揉箭箱也故有變意小國道

此道猶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貸音貲從

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

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行強襲郢而

棲越身從諸侯之君從諸侯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

國策齊四

三三五

餘件

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

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東萊國陳蔡好詐莒恃越

而滅莒蔡皆恃遠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

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

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

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

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

滅與猶恃也言與國之相有能元作案兵而後起

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於微用兵而寄於義假

也則亡天下可躡足而須也躡不明於諸侯之故

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質質不揚



而疾衆事而不反

衆事猶共事

交割而不相憎

此言地

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

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

家語所謂桓山燕蓋在齊魯之間

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

樓煩屬取

其牛馬

此蓋時

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

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

衍何則

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

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

可使趨我役故明主察相之

明察者

誠欲以霸王

衍何字

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

國之殘也

於有害而都縣之費也

隱元年注邑有宗廟之主曰都周制

二千五百

家焉縣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

國策齊四

三十六

丁拱

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

士衆所聚

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

殺牛而觴

士

觴實曰觴蓋以飲之

則是路君之道也

路疑作露言國中

疑作路窘言財

中人禱祀

國中之人祈

君翳釀

故有隱義言釀

通都小縣置社

社不用

莫不正事而奉王

警備之財賦

則此虛中之計也夫

戰之明日尸死扶傷

尸未殮也

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

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

共藥

共供同

亡者內酺而華樂

酺大飲也

故其費

與死傷者鈞

均

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

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

兵車所建

鍪鉉絕

鍪刀傷



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

也宮如父子異宮之宮古者寓兵於農故私家出之士大夫之所匿廝養

士之所竊廝斬薪者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

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

蔽襜衣蔽前者襜蔽疊言也言士作苦衣易蔽故亟治之舉衝櫓衝階陣車正作輜

家雜總併全家身窟穴中謂地罷於刃金兵噐也而士

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暮數而能拔城者數數為亟

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斷音短故三下城而能勝

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

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

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趙襄子此用兵之盛也然

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

攻而滅二子之福患也患在滅昔者中山悉起而

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

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

戰比勝此相此用兵之上節也節猶然而國遂亡

君臣於齊者此二十九年書何也不嗇於戰攻之

患也嗇吝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

補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終謂而守不

可拔守城期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得所稱

保恃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

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

居人



故暴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

王之樂也今夫鵠的的即鵠也非咎罪於人也便

弓引弩而射之便謂巧乃審弓中者則善人善不中

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

以難也的以難中人爭欲貫之如惡今窮戰比勝

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

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

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素猶常用也

雖強則察相不事不從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

不動五戎注刀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

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

國策齊四

三八

李仁

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

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曠闕也日故曰

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

師者師旅也言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言謀之

自敗雖有闔閭吳起之將闔閭將孫武也此禽之

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俎肉在百尺之衝

折之衽席之上鄭玄注記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

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優倡侏儒樂

小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

利制海內一不為厚言其功德之崇雖名故夫善為

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



成謀

國我之謀不成

則其國無宿憂也

言無一憂之憂

何以知

其然也

補

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

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

趨言往應之

使諸侯無

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

元作矣

昔者

魏王惠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

補

其強而拔

邯鄲

年十八

西圍定陽

屬上黨

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

以西謀秦秦王恐之

此孝公也此史秦人故尊稱之

寢不安席食

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

堞城上女牆

為戰具競

元作竟

一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

一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

一天子其與必眾

人與

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

國策卷之四

二十一

一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

一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

一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

一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

箠馬

不足以王天下大

一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

一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

使天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

王者服飾

然後

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

衣柱

以丹帛為柱衣

建九旂

旂旗

從七星之旗

鳥隼為旗又繪星焉

此

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

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



行地也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過信為次然後

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衣垂

拱手言無所事西而不以德魏王故行曰衛鞅之

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

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

外已補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

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彪謂此策輟

而不詭於聖雖鍾箏倡樂非所以啓人主者亦孟

子色貨之此閔王驕不能聽以及數里之禍百世

齊資郭之民背負猶有孤狐咥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

斲斬也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公孫家子

國貨齊四。甲

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田完之裔為

時遠甚蓋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

使昌國君樂毅魏樂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及下達

書將而應之後起齊軍破向子以輿一乘亡達子

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賞元作者閔王不肯

與軍破走王奔莒此四年淖齒數之曰夫千乘青州

博昌之間屬于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

曰不知羸博之間二縣屬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

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闕門求之則不得去之

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霑

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



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

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鼓中里也太子名法

章是為襄王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漑園注漑灌君

王后太史后氏女后姓也以其姓后不可知其貴

人善事之田單以即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

驕劫給欺也劫燕將代樂毅者遂以復齊襄五年遽

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主時立五年矣迎襄王即

位立補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建

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

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

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

國策齊四

一

一

歸責其親王不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

殺淖齒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右市人從者四百人

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襄王閔王子二十二年戊寅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

破燕殺騎劫初燕將史亦名攻下聊城注在平原

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

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補書約

之矢纏束書於矢上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

倍時而棄利倍背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

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惠



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

死今死主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釋上不無計故史

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

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魏楚

以爲云南陽之害不若

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齊善

秦之勢合齊善秦則

存濟北

齊無

與聊城共據暮年

國策齊四

四十二

六白若

之敵據相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不勝齊必決之

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過猶上

下迷惑粟腹將燕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

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按燕王喜四年趙

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敵

既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

兵距拒同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墨子曰公輸

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般以帶爲城以牒爲械般食

入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

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



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

而議於世攘言推前也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

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辯說之士資以藉口矯國革俗於天

下其國言變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捐亦棄

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陶穰侯邑衛自梁襄王後

稱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

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

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相公

中鈎篡也遺公子糾遺志也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

梏桎足械梏手械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

臣也使管仲終窮抑抑也人所幽囚而不出慙

國策卷四

三

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

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

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

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

出必死而不生出計所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

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

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

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與霸則可責以義故沫與魯君計言此

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

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

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



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

故去忿恚之心也恚恨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

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

也此言天地敵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

到鞫元作讀而去鞫弓衣倒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

之死仲連之說也仲連傳有處按此書以齊閔為

此者甚眾得為後人傳錄之謬至於此章引采腹

之事說聊城之將則非後人謬矣蓋好車者聞約

矢之說惜其書不暇檢校細與此史及其人意氣

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與此史及其人意氣

愛其非者也又略其牝牡驪黃至于今二千歲莫有

知其非者也又略其牝牡驪黃至于今二千歲莫有

聊莒即墨聊即聊城也徐廣注此栗廩事云去長

平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蘇氏古史亦因之

備論之

國策齊四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

城破燕兵復齊初微猶信也太子莒王為太子

徵初微猶信也太子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人疑齊國

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

水菑菑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

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

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

早圖之恐後之先恐單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

齊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

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已善王嘉單之

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喜



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  
憂之稱寡人之意稱猶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

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

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捐

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

穀猶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衍舉與語曰

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彪謂單之取疑所

王亦不明甚矣使單有異志闔城陽而王孰敢不

聽豈俟今日哉貫珠者可謂子人矣為是言也

上足以掩王之非下足以救單

之死一言而齊國定君子哉

國策齊四

四十五

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

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

於朝不欲正貂勃曰跖之狗吠堯跖柳下季非貴

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

猶元作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攫持腓也若

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

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白王使

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

燕之伐齊之時楚王頃使將軍淖齒將萬人而佐

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

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欲去單貂

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



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也

也哉言勃據單勢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

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謂反內收百姓循撫其

心振窮補不足振舉救也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

賢士懷翟與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諸侯人其志欲有

為也善為不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

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肉袒露肢體示欲受刑退而請死罪

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

吾之王禮而已矣樂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酒酣

王曰召相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

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

國策卷四

四十六

徐七

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相公

王曰吾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相

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

且自天地之闢闢也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

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

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

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城陽兗州國莒其縣也安平君以惴惴

之即墨惴惴憂懼也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

其司馬謂騎劫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

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不通王而自王城陽天下城陽與天下之

人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



故為棧道木閣木閣閣道皆以通險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

中元作中山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

王乃曰單單補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

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

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屬淄川又東萊有掖

有不全或不疑夜字為掖

田單將將為大攻狄狄北往見魯仲子連仲子曰將軍

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

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

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

謠曰大冠若箕箕其數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

國策齊四

卷七

許謙

丘壘軍壁也言大不能障一壘田單乃懼問魯仲

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

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蕢草立則杖挿挿同為

士卒倡曰倡導也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

言見亡之兆歸於何黨矣黨猶鄉也當此之時將

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若如莫不

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

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澗

之間昭十二年注澗水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

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

氣循城厲激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枹擊



人乃下

孟嘗君為從文以襄王初中立為諸侯楚頃公孫弘

齊人謂孟嘗君曰君不如元作使人先觀秦王昭意

者之設疑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臣為秦奚

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

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

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使弘公孫

弘見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

里昭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元作由未敢以

有難也之為人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

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人賢大王

國策卷四

里

許沐

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

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

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者三人而治可為管商之

師管仲說義聽行所說有義或能致其主霸王如

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自刎集

也必以其血滂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

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

君欲客之必諭寡人之志也曉告孟嘗公孫弘曰

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著書者美其昭王大國

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

矣足猶能彪謂公孫所陳亦士之一槩爾自曹沫

劫桓公辯說士莫不以藉口彼蓋未學禮也



谷之會孔子詔之士付之有司耳矣豈厓柴若世  
之淵狗然哉帝曰曉人不當如是乎此說客之所  
當知也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補也雍門子此補子字

所居養椒亦養猶公養之養椒姓陽得子此下

為稱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並未今君之家富

於二公雍門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游猶友也

文游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等使文得二人

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

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騾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

縞鮮色縵也食梁肉梁米名本草豈有毛膺西施

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

國策齊四

四十九

毛端

好士未也

王建襄王子元年五十年丁酉

秦攻趙長平此五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

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

齊而齊不聽蘇子元作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

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元作

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楚元作隱蔽也趙居二國

二國必先徑趙趙存則二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

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

務趣也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喻救夫救趙高義也

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



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齊記有六周子謂是也非最時三十餘年矣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北有趙魏秦伐周韓

之西趙魏不伐不從秦周韓為割趙魏地與韓却周

害也言趙魏徒不伐而不救韓則韓兵必却而周有秦害及韓却周害元作

之後補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秦以其不應已

秦伐及今齊應補秦伐趙魏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

秦而伐周韓趙魏近秦其應秦不得不果今齊入

於秦而伐趙魏言令就令也入趙魏亡之後秦東面

而伐齊齊安得救補於天下乎此言趙魏近秦畏

可以其應而伐之也

國子齊大夫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

國策齊四

五

伐邯鄲齊取淄川魏取伊氏皆趙地魏無忌

為天下循便計循行也殺晉鄙魏將率魏兵以救邯鄲

之圍魏安釐二十年使鄙將以救趙畏秦不敢進

將進兵秦軍解去使秦弗有而失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

邯鄲之功也齊與魏親初雖佐秦安邑者魏之柱

國也言其於國有柱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

柱國也故三國行欲與秦壤界壤土界境也秦伐

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覆元作三

國之軍元作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

之半且猶今又劫趙魏疏言離封衛之東

野野封割也東地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



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逆謂三國拒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補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

惠文后孝威太后

書未發威后問使

者曰歲亦無恙耶

恙憂也

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

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

國策齊高

五十一

齊高

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

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

鍾離子九江

無恙

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

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

補

也何以至

今不業也

言不得在位成其職業

業陽子

諸書業陽皆不地范睢傳注華一作

業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

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

息生也

何以至今不業也此

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

集韻徹去也通作徹

至老

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

情猶誠

胡爲至今不朝也

命婦則朝

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

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陞子仲

於陵屬濟南皆以所居爲號此自



人若孟子曰稱距是七八十平矣

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

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

用者何為一至今不殺乎彪謂威后賢矣其是非乃不

能察至使一邦國老女子愧之王建不足道也時君一王后故無恙胡為亦無察乎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

庸備同大史敷女敷言奇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

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臣之

者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

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

太史敷曰女無謀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

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

國策卷之四

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

以故建立四字十有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元作始

率於始皇也嘗使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兩環相貫

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

知解君王后引椎推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

君王后病且卒試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

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牘書版也君王后曰老

婦已忘矣詳其指蓋怒建之不君王后死後后勝

疑即后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為變

辭變以恐勤王也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處

君王后賢智婦人也惜其不能正始乃其父正烈男子也義不能成利不能回其斯人乎



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逆謂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補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

惠文后孝威太后

書未發威后問使

者曰歲亦無恙耶

恙憂也

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

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

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

南面之稱制

此亦秦人之辭時未有此

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

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

約與五百里之地

蓋偽許之

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

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

共屬河內餓而死先是

齊為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

客謂陳馳自秦稱之

曰客彪謂建之聽雍門似矣而不卒於即墨唯不

明故也不明以正國有國家者可不以正心誠意

### 凡五十九章

### 鮑氏國策齊卷第四







